

少年大学生之路

韩静霆 罗达成
肖复兴 司有和

少年大学生之路

韩静霆 罗达成
肖复兴 司有和

内 容 提 要

大、中、小学生们，你们想变得更聪明吗？家长和老师们，你们想知道开发人才资源的诀窍吗？本报告文学集向你们揭示了这方面的奥秘。

著名作家韩静霆、罗达成、肖复兴和中国科技大学“少年班”的研究者司有和，构筑了这部兼具艺术性又有完美科学性的著作。他们用生花妙笔，描绘了四百多个少年大学生从出生，到进入大学，获得博士学位，有所建树的实实在在的历程。孩子们和教育者们超人的业绩震撼人的心灵；他们极大的成功令人感佩不已；他们走的一条聪明的、科学的、非凡的捷径，发人深省。相信你们一定能从中得到所需要的宝藏。

责任编辑：马绍娟

少年大学生之路

韩静霆 罗达成
肖复兴 司有和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0,000

1987年2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ISBN 7-5307-0017-0/I·9

定 价：1.40 元

目 录

- 17岁，在金字塔尖.....罗达成(1)
- 成功者手中的魔方.....韩静霆(36)
- 并非神童的秘密.....肖复兴(70)
- 云集在科技大学的“小才子”们.....司有和(102)

17岁，在金字塔尖

——献给复旦大学少年班的朋友

罗达成

在复旦大学八十年历史上，这一天的考试场面是独特的、空前的。总共不过三百名考生前来应试，而且全是上海当地的，亲自陪送来的家长却也不下三百，一对一的比例。

这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吗？时间上和气氛上又都不象。眼前才是早春二月，离开那个七月，被人们称之为“黑色七月”的高考，还早着呢。再说，从守候在第一教学楼考场外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脸上，也找不到高考期间那种司空见惯的焦灼、紧张和沉重。恰恰相反，他们的神情显得喜悦和兴奋，居然三五成群，饶有兴致地相互攀谈着：阿拉这个小囡有啥特长，从小有啥爱好。

考场里也怪，怎么尽些娃娃脸？年龄小的才十四岁，大的不过十五六。学历也高低不齐：初三的，高一的，高二的，唯独没有一个是高三的。这算什么高考呢！

他们有没有读完高中，出考卷的人，似乎毫不理会，象是外科大夫改行的，下手还真狠。“不拘于教学大纲的范围”，“不受高中教材的限制”，“要把他们的智力、智能和潜在能力考出来”。那题目一道道象泥鳅似的，出得又活又刁……让

人轻易逮不着。象《化学》里“汞压酸碱”那道题，见都没见过。当场告诉你什么是汞压酸，什么是汞压碱，让你马上把这个新概念理解透了，再根据它去解下面的题目。

哦，谢希德校长和学校的“高阶层人士”，来巡视考场了。谢校长拿起一张语文考卷，细细地看了好久，终于摇摇头，自嘲地笑了：这些个填充，还相当难哪！

其实，炮制这些试题的人自己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。考卷已经一卷卷封好了，木已成舟了，外语系那位专门给出国研究生考试命题的老师，还来找这次考试的策划者——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庭华，不无担心地问：是不是下手太狠了？他怕这些小家伙考砸了！

李庭华不为所动。他的性格，跟他落在考卷上的笔迹一样干脆有力。李庭华在各个科目命题完毕，送交印刷厂胶印之前，为了整洁，为了保密，关起门来誊抄：一个下午，再连一个通宵。

考卷上，他还故意放了“烟幕弹”。明明是复旦大学少年班招生考试，考卷上、准考证上，却都虚幌一枪地写着《华东六省一市智力测验》。他居然还解释得振振有词：希望这些智力超常的娃娃，在没有思想负担，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，经受一次选拔赛。

还有四五百名应考的尖子们，分散在江浙一带的三四十所省市一级重点中学里。他们还是些孩子，没办法集中到复旦来。于是，在1985年2月的同一天，在南京、常州、苏州……在杭州、宁波、金华……在二十多个分考场，李庭华派去的监考老师，从手提式保险箱里，取出了那些个刁钻的“泥鳅”和“烟幕弹”……

征服“泥鳅”和“烟幕弹”的 娃娃们享受到了研究生待遇

6月。1987年6月。离开7月高考一步之遥。对于官不大，权不小的李庭华来说，大忙季节又到了。他刚从外地风尘仆仆地回来，就被我缠住，请他谈招收少年班那一段。谁知才说到上考场，还没有见分晓，一连几个急匆匆的电话，又要把这个大忙人给抓跑了。他倒好，建议我索性去找找“最高当局”：“对办少年班，强校长肚子里有一整套设想。”

副校长强连庆，个头不高，目光炯炯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，是精明强干，很有魄力。

“少年班这些小家伙，确实厉害！题目那么活，份量那么重，考得却相当漂亮”，强校长指指自己的脑袋瓜，“实打实说，原先只想招六十个左右，等到我们过堂时，看看成绩，这个不错，那个不错，爱不释手，一下子突破到一百一十五。现在看起来，当时脑子是热了一点。”

接到复旦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，望子成龙的家长又是高兴，又是流泪。考进复旦当然满意，但是跟没有离过家的孩子分别，不是滋味，他们还小，还没有生活自理能力。家长们不放心，又一次倾巢而动，把孩子们送来了。古老的复旦大学，碰上了喜事，显得年轻，充溢激情。

进校门你一看，就会感受到欢欢喜喜，轰轰烈烈：横幅高挂，彩旗纷飞……一个开学典礼，也是少有的高规格。党委书记，校长，教务长，全体出席，给少年班以欢迎，以温暖，以鼓励。

安排宿舍是个难题，房间那么紧，那么挤，但调度了一番，

还是让他们住得宽敞一点，五个人一间，“享受研究生待遇”。大学里上课跟中学里不一样，学生得从这间教室赶到那间教室，从这幢楼赶到那幢楼。他们人小，跑来跑去上课不方便，干脆开创先例，专门给少年班配备一间教室，变学生跑为老师跑，让老师辛苦一点。

对了，强校长还特别关照，要让他们锻炼，让他们玩，给他们配备足球、篮球、排球，还有乒乓球、羽毛球，围棋、象棋……他们会丢？那不怕，小孩子嘛，丢了再买！不能让他们变成书呆子、小老头，碰上放假、星期天，要带他们上公园，搞浦江游览，玩的钱没法开销，我给你们签字。玩怎么能报销？为什么不能报！对这些小鬼，不能搞那么多清规戒律。

“家长把小孩子托付给我们，责任重大啊。”强校长很动感情地说，“大家把子女送到复旦，投奔你，不是看你复旦地方大，不是看你实验室仪器好，也不是看你图书馆资料多，而是看中你教师的水平、声望。我是赞成名师出高徒的，没有名师出不了高徒。不能搞花架子，上第一线的，一定要挑最有水平的教师。我们把相关的系的系主任统统请来，将少年班所有的任课老师统统请来，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，我们不是按照一般的大学生标准培养少年班，而是要求他们成为跨学科的、边缘科学的人才，这些人代表未来。一句话，这些娃娃托付给你们了！”

“下一步怎么办？我正想跟他们谈谈，做个动员。少年班经过两次‘分流’，现在只剩下三十三个人了。小孩子没有成形呀，人长大了，智慧上会有差异，兴趣上会有变化。有些进来时，是了不起的尖子，过了一阵不尖了。有些开始对计算机有兴趣，三弄二弄，没兴趣了。也有些开始兴趣在理科上，后

来又转移到文科上了。

“半年预科班下来，我们尽量让他们满意，你喜爱哪个专业哪个系？可以自愿报名，决不勉强你。结果，有八十来个学生高高兴兴地进了新闻系、国际政治系、管理系、生物系、生物工程系、化学系、数学系、电子工程系、物理系等十七个系，随八五级本科生一起学习。

“留下的人年龄小、功课好、脑子活，更整齐了。他们留恋这个集体，舍不得分开。我的观点，办少年班不是为了看，而是为了成材，已经打了两年基础了，不能老放在笼子里，应该放到学科里去飞，去竞争。长期跟专业脱钩，将来你算什么学科里的人才？而且现在是青年了，长大了，怎么能老叫少年班？”

谈话中断了，有人给送来了一个复印件。“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”强校长看了看，朗声大笑，“少年班班主任的《情况汇报》。这个许和平，见了我老夸他们少年班怎么好怎么好。那些小弟弟，小妹妹，对他感情相当深。最近，教他们《理论力学》的曾老师，也给我写信说：在《理论力学》统测中，少年班又夺得第一名，他们有60%的同学得了“优秀”，比例是参加统测的同届本科生的5倍！他教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象少年班同学这样喂不饱，考试第一名总给他们包了，这些同学太可爱了。

“我不赞成捧他们的场，就象对子女喜爱，要放在心里，不要摆在脸上。所以学校里把少年班当宝贝，却从来没有对他们大吹大擂，给以特殊表扬。我对小许说，有成绩校刊报道报道行了，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上你少吹吹。

“许和平有功劳，确确实实把班主任的担子挑起来了。你

去找他，他有的是第一手材料。”

琳琅满目的邮票，能否

补偿酸溜溜的失望

要是让许和平老师自由选择，是愿意在物理系继续教他的数理方法，还是到少年班当班主任？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。当老师有着无穷欢乐和欣慰。他清楚地记得，给七七届同学上好最后一课时，同学们竟会突然全体起立，鼓掌致意，他毫无准备，慌不迭地连连还礼。

他希望搞自己的专业，希望上讲台。要那样，对自己前途，对子女教育都有利，他爱人也不会对他不满意。自从他走马上任，再也无暇每晚过问女儿的功课：“你把问题留着，爸爸星期天一起回答你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许和平和大忙人李庭华都是复旦同届的毕业生，都是讲师，孩子又同是复旦附小的学生。两个人的爱人不仅同是在复旦工作，对丈夫的埋怨也惊人的相似：培养人家的小人介起劲，自己小人能不能成材倒不操心。

怪不得班主任会“钦点”到他。许和平确实“和平”，没有火药味，不属豪放之列。他仔细，耐心，认真，热情，他已经和少年班融为一体了。也难怪他那个当少先队大队长的女儿，会带着酸溜溜的失望，一语道破：现在，爸爸最喜欢的不是我。

许和平谈起少年班就眉飞色舞。他是教数学和物理的，训练出特殊记忆力，接少年班才一个星期，他就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，说出你从哪个学校来的。现在人少了，他更是了如指掌。哪个同学多大岁数？原先是哪所中学的？家长在哪儿工作？甚

至连他们的身高、体重，他都一清二楚。“二年半下来，长知识，长身体，现在三十三个人平均年龄十七岁半，有八个人还没有选举权。平均每个人体重长了2.65公斤，身高长了1.65厘米。最厉害的一个是彭俊，来自华东师大二附中，身高1米82，体重83公斤。”

他想让我对少年班的人快速熟悉，先来个集体见面，马上帮我联系到电化室看少年班开学典礼的录像。路上，他又开始了细致入微的统计：少年班的同学，有一半人是A型血型，思维活跃，性格内向。百分之八十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——父母是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工程师、医生，以及中学教师。而且，有个统计很有意思，凡是家庭成员中有小学教师的，一般都启蒙比较早，基础也打得比较牢，粗粗算算，顾铁儿的妈妈、刘怡的妈妈、许春辉的姐姐、张晴的嬢嬢都是小学教师，彭俊的妈妈、唐崴的爸爸都是小学的教导主任……

很遗憾，录像时出了差错，只有画面，却没有声音。好在许老师的现场解说又生动，又形象。“喏，这三个人全班年纪最小，都是1970年生的，常州的张佳伟是1月4号，南京的陈洛祁1月17号，上海的张晴是2月15号。”他用手指着屏幕，不断上下左右地跳动着帮着我搜集目标：这个瘦瘦的叫许春辉，这个胖胖的叫刘怡，加上张佳伟、陈洛祁是少年班成绩最好的。刘怡是苏州中学考来的，初中里蛮有名气，江苏电台帮他拍过电视，后来还想到上海“跟踪追击”。当中那个高高的女同学陈宇青，跟那边个小巧的曹宇清是睡上下铺的，她们俩的名字让人搅不清……

屏幕上的许老师，跟眼前一样含笑的脸上带着兴奋，但要比现在年轻些、胖些。显然，二年半来的操劳付出了代价。

这些从小没离开过父母的孩子，太缺少生活自理能力了。蚊子咬了，有蚊帐却不会挂，许老师找来几个寝室代表，示范给他们看，再让他们去教其他同学。他们从小衣服脏了就扔给妈妈，现在不行了。不过，交给学校里服务站洗，倒也很方便，许老师却不赞成这么办。动员说，简单的衣服最好还是自己动手洗，这花不了多少时间，还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。陈洛祁同学，在家里吃完饭，碗一丢就走，从来不干家务事。来到少年班之后，变得能干了。一天，妈妈来看他，看到寝室里有人弯身在缝被子，看背影，象是儿子，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简直不可思议，洛祁怎么可能一下子变得这么能干呢？

许和平确实付出了代价，开始那半个月，他就以闪电般的速度，瘦了近十斤。他整天跟少年班泡在一起，连他们上课他也去。第一学期是预科阶段，给这些没有读完高中的学生补习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课程。在少年班专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总可以找到许和平。他为孩子们庆幸，各个系都派来了教学经验丰富、实力雄厚的骨干教师：数学系派出了有近三十年教龄的朱学炎副教授。物理系派出了以副教授、系主任贾起民为首，以教学上久负盛名的二贾二郑组成的教学班子。化学系则由副教授、系主任金若水亲自出动。中文、外语两系也派出了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。外语会话课，由外籍老师直接指导。

开课前，许和平跟这些老师一一交换过意见，现在身临其境，更有发言权。他可以在课任老师和同学之间传递、反馈希望和要求。反映怎么样？哦，同学们对任课老师非常满意，课上得生动上得活，上的内容又深又广，有几个同学甚至说：“听贾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，在中学里听不到这么好的物理老师上

课。”也有同学提要求了，希望老师不光传授知识，还要传授学习方法。这个意见好，他马上去商量，去转告。下一堂课，贾起民老师就把有关内容穿插进来了：大学跟中学大不一样，中学里一堂课教一页半页，大学里一堂课二三十页。不能照搬中学一套，外界条件改变了，学习方法也要进行调整，也要变，老师只能引导一下思路，课后需要你自己去消化自己去看。

仅仅依靠老师开导，似乎不完全奏效。看看有些同学还是跟不上，对这个“转变时期”适应不了，就象小时候“断奶”那样苦恼。许老师又刻不容缓地去搬兵，先后请来物理系优秀生——知名度较高的车晓东、王菁、张俊、顾向光等人，跟少年班座谈。请这几位过来人，着重就少年班同学所关心的学习方法、专业爱好和生活安排等尖端问题，畅所欲言。

抓住了“兴奋点”，座谈会一下就进入了高潮，气氛又热烈，又活跃。有少年班同学问：“应该如何正确估计自己的学习情况？”车晓东答道：“对于考试成绩既不能看得过重，又不能一放到底，要保持成绩的相对稳定，保持警觉；对于周围人的评价要慎重，最好是依靠自我感觉；对于学习要有持久的兴趣，不能因为情绪而影响学习。”“应该怎样培养兴趣呢？”车晓东别具匠心，反应很快，立即用一个实验来回答：他画了示意图，叙述了实验步骤，然后要少年班同学猜会出现什么现象？大家就七嘴八舌地猜了起来。谁知车晓东说出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。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为什么？”少年班同学一片惊奇，大家的兴趣被激发了。车晓东说：“这就是量子力学的观点，你们感兴趣的话，不妨自己去找找答案。”

又有人问了：“物理系的学风踏实严谨，你们对想进入物理

系学习的同学有何忠告？”回答这个问题的，是刚考取CUSPEA研究生的顾向光。大家对她相当瞩目，这倒不仅仅在于她是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的侄女。而在于她不是直接选择生物物理这条路，而是先读物理，回过头来再研究生物。她说：“进物理系，学习物理是比较枯燥的，但并不是很难学，物理系学生都很聪明，要想学好就必须勤奋。要在一、二年级打下坚实基础，注意学习，掌握其特殊的思维方法和大量的知识信息。”

看到这些高年级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给亟待适应大学生活的少年班小弟弟、小妹妹们有问必答，详尽地介绍着物理系学生的作息状况，以至体育锻炼情况，许老师这位物理系的老毕业生心里为这次成功的接触感到欣慰。自己说得再多，成箩成筐，还不如让这些思想和感受都比较接近的同代人接触。

许和平在忙着给心急火燎的朱曙东家长写回信了。这也是同代人之间的接触吧！

徐州一中来的那个朱曙东，功课不好，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，索性不给家里写信。这可把他的父母亲——徐州医学院的两位副教授急坏了。他们最了解儿子，这个东东又聪明又懒散，动辄大起大落。有时好得神气活现，考高中就考了个徐州第一，有时又差得一败涂地。但以前不管怎么说，总还在眼皮底下，现在却是远隔千里。要命的是，东东还对他们封锁消息。

倒是班主任一次次把消息捅来了，“学习有困难，动手能力差，却有傲气，缺少自知之明。理论课也好，实验课也好，他都满不在乎，‘我懂了’！实际上是眼高手低，这个数据不对，

那个数据也不对，有时似乎对了，却又是凑数据。作业又拖拉又潦草，有的老师在他作业本上批着‘错题太多’……

“他连晚自修也不大去。有时一个人笃笃定定看电视，有时又打扑克、下象棋入了迷。他不是笨，而是不用功，否则不至于差到不及格的地步……”

妈妈也是上海人。送东东到少年班时，她就再三嘱托班主任，希望能象对自己孩子一样关心他。现在见情况不妙，更是向班主任老师求救了！他们在信上恳切写道：“东东自控能力差，请你多督促多开导。他掉队了，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。”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！为儿子的前途牵心，两位副教授不忙论文忙书信，前前后后给班主任写了近三十封信，成为全班之最。而许老师有信必复，也不断把有关朱曙东的信息反馈过去。

“找他谈，他还怕难为情，我就跟他关起门来在我办公室里谈。他要求让他当化学课代表，说‘这样对我有压力，有好处，可以逼逼自己，也可以跟化学老师多接触’。我说这可以，但你既然是‘代表’，一定要学好化学才行……”

“我不止一次地拜托有机化学的吴老师给以专门辅导，请他多注意朱曙东的练习。究竟是哪些地方做得粗糙、潦草。吴老师已经多次把他找去，看自己的作业，一道一道地指出错处，进行讲解。要他不能粗心，不能图快，应象平时下象棋那样细心地、有条不紊地做练习。”

“我已经找了一些成绩好的同学，跟他一块儿自修。数学请哪个同学，物理请哪个同学，化学请哪个同学都有安排，有意识地帮他，一起复习，一起消化……”

“采取了一些措施，看来已收到效果。昨天化学老师对我

夸奖他有进步，现在每次考测都是八十几分，不象以前六十分左右，老在危险边境徘徊。别的功课也是八十分出头，比原来多了将近二十分。我已及时鼓励他，但是告诉他不要骄傲，你比起原来的朱曙东判若两人，进步了；但比起其他同学来，你还要差一截。希望你们家长不要过多表扬他，还是多提点要求吧……”

入夜，他又在写信了——江阴的、南京的、杭州的，他当了十几年老师，十几年收到的信总共也没现在这么多，十几年写过的信的总和也没现在的这么多。一百封的整数突破了，一百五十封了，二百封了……当班主任之后，女儿最大的收获就是爸爸接到的信好多好多，能搜集的好看的邮票，也琳琅满目。

哦，时间很晚了，少年班宿舍又该熄灯了——开始那阵子，几乎天天这个时候得有人查看一个个寝室，随后，“强制性”地关闭电闸。这一层是研究生宿舍，晚上用灯也享有自主权，随你什么时候关，但少年班有少数人管不住自己，深更半夜，还兴奋得象夜游神，大声说笑、喧闹，不光影响自己人，还影响相邻的研究生做学问。人家告状了。他们只好晚上搞“灯火管制”了，不管你想睡不想睡，到时候一定要休息。

这一天，终于划了个句号，他骑车回家了。确实是太晚了些。女儿也许早嘟着个嘴睡了。妻子也许又要埋怨一番。他欠了账，认错态度始终不错。这一点上，要比招办主任李庭华表现好得多。李庭华每年出差十次左右，很少在家。这回儿子英语考砸了，妻子又怨他没尽到责任。李庭华却跟儿子严肃地谈了一次话：爸爸在忙什么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读五年级的人了，要懂得自尊、自爱、自重，自己把握自己了。训得儿子眼泪噼里叭拉往下掉。晚上，儿子在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，自觉地写

了份检查，头一句话就是“我对不起爸爸”。

尽管许和平态度比李庭华好，能够陪着笑脸听嘀咕。但他并不知过改过，明天肯定还会这么干。他的工作，能从少年班同学的进步中看到。最累最累的时候，他总安慰自己，在少年班同学中间，也许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甚至几个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。我相信他们攀登那个金字塔尖，成了大人物之后，会记住我许和平的，一定会。

费翔、徐良和所向披靡的女将

少年班里共有八个女孩子

比比班上二十五个享受到“待遇”的男孩子——分布在五间寝室里。她们明显吃亏了，八个人紧巴巴住在一个房间里。不过，她们也为此沾过便宜。少年班举行排球赛，她们挺鬼，知道女队打男队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，提出一个寝室算一个队，名正言顺地把男生化整为零。结果女寝室所向披靡，以不失一局的气势连胜两场之后，又跟班长孙振宇那个寝室决冠亚军。她们尽量避开对方主力——华东师大二附中来的孙振宇、许文峰，故意把球往南京师大附中来的陈洛祁、复旦附中来的李旭华那儿送。这两个人是软档，见了球就慌，不敢接，更不敢扣。尽管观战的男同胞大声助威：“不要慌，不能把男生的脸丢光！”班长他们还是以0：3输个精光。这一天，女寝室里举杯“祝喝”桔子水，胜利者得意洋洋：“咳！还是我们女生厉害！”

是的，有一张洋娃娃脸的黄琨就并不寻常。她原先是复旦附中高一年级的。这学期，外语老师看看少年班好些人长得人高马大，唯独“洋娃娃”了无变化，便说：只有伊象是正宗少